魏莊渠集 序 上

理學全書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四三九號
一〇五函
四架
一四二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三九號
一四二冊
二九九函
九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37)
函號	299	47

康熙四十九年鐫

張大中丞訂

魏莊渠集

正誼堂藏板

魏莊渠先生集序

古人學問只是理會此身踐形惟肖擔負許多道理追其後德業有成而拄天踏地障川迴瀾千載之統緒歸之即當時後世之學者莫不賴之也明二百七

淺草文庫

十餘年眞儒輩出若崑山莊渠魏先生尤稱醇乎其醇者先生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然絕不有其聰明蓋朴訥簡重言動以禮又其性成也釋褐後歷任郎署不逾時卽移疾家居講明正

學先生眞見得許多道理與世之一切閒物事都無交涉而直以此身擔負之意念固己深遠矣未幾詔起田間兩膺學使其在百粵也毀淫祠闢異端興學校育人材規條井井及在中州

時亦復如之嗣進秩棘寺遷轉司成兼經筵講官俄復改太常守禮秉義毫不與俗浮沉然而所至多窒慨然動賦歸之思焉蓋先生以倡明斯道為己任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則當廣其教於吾徒故一時學士大夫質疑問難慕道而來者先生皆接引不倦警覺而提撕之且復力砥頹波距邪崇正於象山則辨其學未近道於慈湖則責其逆天侮聖拔本塞源凡衛之之嚴無

非信之之篤而語其得力要在理會此身毅然以聖人爲必可爲而且與天下之學者共爲之者也先生不云乎人眞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工夫若乃交無益

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且不屑爲至哉言乎後之學者愼其無益以務求其有益夫乃於學問之途一身之內善理會者也抑先生又謂經師易遇人師

難遭今讀先生之文者尚其奮
然興起亟思所以師先生也夫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
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
之正誼堂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卷之上

書

寄李立卿
與方時鳴
與黃子和
復余子積論性
答歐陽崇一
與呂仲木
與潘希召

與周充之
與盧木伯
答林令
與胡永清
與范袁州
與顧禹錫
與李子庸
答王直夫
答利賓
答林相

答顧禹錫
與王純甫
答甘欽采
答霍渭先
答王長沙
與呂仲木
答王宗尹
答應元忠
答崔子鍾
復邵思抑

又復邵思抑
與桂子實
與聞靜中
與吳德翼
與崔子鍾別紙
與梁仲用
與呂仲木
答王天宇
與唐應德
答何子時

與周士淹
與鄭堦若曾
寄從子希哲

卷之下

書

復徐子謙
與胡希曾
答呂仲木
復徐曰仁
與徐朝儀

答王子正

答呂德

答章懋實

答曾太平

寄參姪

答俞獻可

與利僉事

與顧禹錫

與陳子醇

與郭水部

與余烋

答蘇駕部

與唐音

與羅達夫

與查原博

與胡永清

與邵思抑

與李立卿

答夏惇夫

答沈景明

與王應電
又與王應電
寄林相
與鄭壻若會
與參姪

序

朱氏遺書序
禮記纂言序
莊渠李氏統宗譜
贈胡重器僉憲福建序

送趙終吉擢守曲靖軍民府序
送吳得中僉憲浙江序
敘錄
莊渠李氏族屬譜序
高墟王氏族譜序
題吳越錢氏族譜序

說

心說
性說
理氣說

觀海說
贈寛字德裕說
鄭㨖若曾字說

目錄終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　柳椿荊石　陳紹濂尚友　仝校

書

寄李立卿

承示別後於篤實上用功深覺有得力處此卽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以高明之才而又自治深切如此雖造於聖賢不難矣聞之曷勝欣仰之至又謂沈潛終做不得此則未敢聞命豈謙光之談邪夫沈潛在我不沈潛亦在我或是尊兄薄沈潛而不爲豈有欲爲而不能之理竊意高明

才識既優氣勢又盛事來揮霍得下應付得行不知不覺多於好處蹉了往往心有未容察理有未精使在他人便敢撑駕說去更不可告以善言今高明自知闕却沈潛功夫此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也今乃逡巡欲爲不爲甘伏批退相似無乃自畫矣乎須知纔曉得不能沈潛便是能沈潛本領只在吾心一轉移間耳尊兄試於日用間體驗便自可見

與方時鳴

近蒙令兄示以邸報乃知執事誤以平日知愛濫列賤姓名於薦章讀之顔忸怩而心惶懼幾無地以自容昔龎士元爲郡功曹以奬勸人才爲已任稱之輒過其能或問其故曰當今人才衰少宜奬勸以成就之執事此舉蓋即龎士元之盛心但所稱許太過而又公薦之朝則恐傷執事知人之明而累執事薦賢之公也王文正公在政府凡後進有人望者皆先試之以職使天下皆知其賢然後用之蓋欲保全人才也執事此舉誤蒙知愛則有之恐非所以保全之道也昔在有宋大儒如程朱其學問皆從踐履實地上說出當時猶加以邪黨之名嚴以僞學之禁況如校之實行不及古人萬分一而執事目之爲正人名之以古學使他人見之有不切齒而怒掩口而笑者邪是將起黨

禍也是自張的而使人得彎弓以射之也雖然此非執事之過乃校之罪耳執事惟知薦賢以報國特不知校之不肖而誤以充薦章校誠不肖不能自強於善有負執事之薦是則重可罪耳事既往矣可以無言而校之私分又有不當言者但以平日誤辱知愛故敢布其腹心士大夫好惡不同毀譽亦異毀校者必有溢惡之言願執事勿與之辨以息其爭譽校者必有溢美之言願執事勿與之和以益其過庶可以末滅校聲聞過情之罪而保全之於方來也此外更願執事守口如瓶相時而後發以咸其輔頰舌爲戒以艮其輔言有序爲法則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狂瞽之言干瀆尊聽高明其自擇焉

與黃子和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懸仰不忘緬惟尊兄平日抱負且夙有令望出典大郡謂當書最於屏以次徵名而迺忽有轉運之擢殆非所宜靖言思之迺知廟堂自有深意且尊兄之守湖州小民陰受實惠而士大夫嘖嘖頗有煩言廟堂愛惜人材雅知尊兄之操人所易汙染處決不能汙染尊兄故副之以錢穀則貞白之操久而益彰異議將自息矣譬如一件貞白之物置之白處猶混而難知惟置之黑處則皎而易知矣尊兄素有定力固不以人

言為重輕然亦當體廟堂美意仕優之暇更願以義理涵養此心將聖賢之言浸灌培壅開發聰明恐不宜先求之於史冊承喻閒中讀西銘甚適必深有自得處所恨相去之遙無由請教耳妄想孔門之學以求仁之方伊川有言仁字惟公近之又曰公而以人體之則仁矣明道亦謂將身來放萬物中大小大快活西銘正是發明此意若會得此意則坦然至公所見必不至執著所行必不至乖忤恢恢乎有餘地矣執著乖忤皆只是私意未除故多窒礙非大公之道也亮之

復余子積論性書

校蠢人也荷蒙尊兄不棄常耳提而面命之因得以私淑敬齋之學恩甚厚也尊兄資禀精力皆大過人學有淵源深思而善悟其所自得居多議論剖析能開發人聰明一時交游如永清立卿皆受尊兄之益而校之受益尤多亦各自愧無可為尊兄益者別後賴天之靈似覺窺見聖學端緒若有階梯可升亦未知其是與非與亟欲就正左右或可上禪高明龍江之會適以病體不能盡所欲言遠蒙尊兄疑以禪學自後更欲遍書不虞慶門凶禍尊兄方在憂患中專意哀慕非復講學之時以故曩奉慰書不敢輒有煩瀆周世亨人回蒙惠手教并錄示王純甫書導之使

言葢尊兄汲汲於講學故不遑暫廢也困之進人爲效甚速可以强人之志熟人之仁人子受恩於親昊天罔極當其生存猶有可致力處今尊兄雖欲報之亦無可以爲報矣惟有痛自悔悟痛自懲創就己身上實用工夫期造聖賢之域以顯揚其親此則差可報德耳禮曰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此尊兄之所以汲汲於講學也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箇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人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中間出入古今離合經傳自成一家以補先儒之所未備足以見尊兄之苦心矣苟非聰明才辨豈易能此然於愚意竊有未安曩嘗妄謂尊兄論性雖非其論理氣却是近思覺得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卽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試於日用間常自體驗合當恁地便是性不當恁地便是氣稟汩他物欲汙他自然看得潔潔淨淨不費說辭矣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

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箇氣亦渾淪本只一箇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箇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一箇該得如是蓋既是該得如此則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總是一箇該得如此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底出來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也理者氣之主今曰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氣顧爲理之主邪曰此理

所以爲氣之主也變化無方大與爲大小與爲小常活潑潑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一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全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沖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查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

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於空潛者泳川
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悴不相假借陵奪而能
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
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卽此一些子亦便是
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
所出畢竟是査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禀二五
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
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
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査滓這箇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
所得査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别畢竟
性無一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査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
査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人與聖人本同一類形既
本同其心豈容獨異其心同則其性亦同豈有不可至之
理故學而不至於聖人皆自暴自棄者也理同是一箇該
得如此何故精英便具得許多査滓便具不得許多蘊理
無爲雖該得如此而不能如此其敷施發用都是氣氣雖
能如此而又未必盡如此蘊氣滯於有而其運又不齊不
能無精英査滓精英則虛而靈故妙得這箇理査滓則塞
而蠢故不能妙這箇理然理無不在故査滓上亦各自有
箇理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人身渾是一團

氣那查滓結爲軀殼在上爲耳目在下爲手足之類其精英之氣又結爲五臟於中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腎屬水各得氣之一偏亦與軀殼無異故皆不能妙是理心本屬火至虛而靈二五之秀所萃乃精英中之最精英者故健順五常之德咸備而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出焉就軀殼上論亦各有箇道理若五臟之相生相克手容之恭足容之重耳之聰目之明有箇能如此的氣便有箇該得如此的做出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古語云人者天地之心又曰人官天地命萬物皆謂此耳尊兄謂理在萬物各各渾全就他分上該得處皆近於一偏而不得謂之理則是此

理淪於空虛其於老氏所謂無有入無間釋氏所謂譬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者何以異哉自堯舜以來都不曾說別箇道理先說箇中所謂中只是一箇恰好也在這事上必須如此纔得恰好在那事上又須如彼纔得恰好許多恰好處都只在是心上一箇恰好底理做出來故中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所謂恰好卽該得如此之異名豈可認此理爲空虛一物也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卽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尊兄又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

形而上下之别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曾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氣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尊兄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為義程子所謂生之為性止訓所禀受者也此與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為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尊兄但取字書觀之便自見得今不能詳也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忒煞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却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

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
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
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
也此則未免失之大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
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
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為他是純
粹至善底聖人氣稟淳厚清明略無些查滓但渾是一團
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

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慾所為自與吾性無與故鑑
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
慾汩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
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
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夫學而見性不明則無必為聖
賢之志故尊兄汲汲於論性然觀尊兄所論反能沮人進
修常記曩在南都交游中二三同志咸樂聞尊兄之風而
嚮往焉至出性書觀之便掩卷太息反度尊兄自主張太
過必不肯回純甫面會尊兄情不容已故復具書論辨其
說理氣處固不能無差但尊兄斥之以為悖謬則太過矣

至其所疑尊兄以言語妨進修以文義占道理失本末先後之序所引横渠云云者則皆明白痛快尊兄謂宜置之坐隅却乃忽而不省豈言逆於心故尊兄未必肯求諸道邪因記昔年張秀卿曾有書辨尊兄其言失之儱侗而尊兄來書極肆攻詆如與人厮罵一般似此氣象恐與眼面前道理先自蹉過不知所講是箇甚底將來大用豈能盡用天下之言切願尊兄虛心平氣以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子之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為法校辱知愛敢獻其一得之愚而尊兄擇焉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有所依而立水必有原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國必有君家必有主然後萬事可得而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探討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為力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人於行且放寬一步只管去求知既知得來又未必著實去踐履故有能說無限道理而氣質依

然只是舊人者聖賢之書都只是說吾心所固有底只因迷而不知故聖賢爲之指示譬如有人不識日月得明者以手指之只看日月便是了然今不去看日月却只管來指上看看來看去有甚了期豈惟不識日月連指亦不識矣讀聖賢之書正宜反求諸身自家體貼得這道理去做若只管鑽研紙上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上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因學問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豈不重可哀哉已上所言皆近世俗學之通弊尊兄親受業於敬齋之門必不至於有差但有所疑不敢不自竭耳狂瞽之見率爾妄言不能保無紕繆尊兄不棄而終

教之不有益於高明則必有益於淺陋矣近答友人論學書并錄求教八月間會靜中云見梁大用說尊兄在吏部考察稠人中議論頗豪放茲事不識有無使誠有之恐與訒齋初意相背更願尊兄慎之曩蒙尊兄面論欲纂輯文公論治道處自爲一書當時不及致思失於力阻其事至今猶悔之文公嘗病范惇夫一生於太忙中將聖賢言語抄節一番便了南軒編洙泗言仁錄文公又病其長學者欲速好逕之心資入耳出口之患今尊兄欲編此書却是首先犯了文公之戒況體用落在一偏未足垂訓且尊兄編此書將以爲已乎將以爲人乎若欲爲已則當將聖賢

言語涵泳浸灌此心不必如此抄節若欲為人亦須吾學既成然後纂輯庶幾去取不繆可以傳諸後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能知聖人所不暇者何事則決不至如此閒用功夫矣尊兄幸毋忽此言永清繫詔獄典守者亦知其忠公論甚明臺諫連章營救而廟堂又為維持其間可無他患也舊觀尊兄改本性書所論天人之際正與鄙見相同但覺意思略别其書後為楊方震借而亡之無從檢閱以求證明敢再陳愚見以求正其是非天者理而已矣其命於人本善而無惡人心起一善念於理合則順乎天那好底氣便只管與他輳泊所謂吉人行與吉會也起一念惡與理不合則逆乎天那不好底氣便只管與他輳泊所謂凶人行與凶會也人之情順著他便喜逆著他便怒天道福善禍不善蓋亦如此吾心之靈他人有善有不善皆能知之天道至靈徧塞處都是鬼神昭布森列思慮未起鬼神未知方寸起思慮鬼神早知了信乎天不可欺故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慾天若無靈人心之靈又從何處得來天與人無時而不相接日月照耀便如目看我一般風之吹噓便如口氣披拂我一般人對賓客時猶知嚴畏終日上帝臨汝却不知戰戰兢兢豈不是大褻慢詩書言天言上帝直是凛然只為古聖

賢見得此理分明真實是如此不是把箇大底來嚇人君也說箇天人相接猶自寬了究竟言之天是萬物之統體一氣渾淪充塞流行體更無二人雖形骸間隔氣實相流通譬如魚在水中都是水裏底物纔動便撞著水更何必問知與不知程子謂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又曰言合天人已是剩一合字正謂此也或問善惡固已類應矣其有爲善而未必得福爲惡而未必得禍甚則有禍福與善惡相反者其說無乃有窮乎曰是難以一說盡人之禍福所禀定於有生之初合下禀得福厚的因爲惡減了些分數亦未可知禀得福薄的因爲善增了些分數亦未可知又有善惡之力淺勝他原來氣數不過者正如人元氣弱的因保守却延得年元氣強的因斲丧却促了壽又有保守斲丧得不多而未見效者此却甚易知也又天之氣化自有盛衰氣化盛時善惡感應各得其常氣化衰時這箇理便有不相輳合處故小人有僥倖獲福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其常矣古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言皆至理小人當世亂時只管取大富貴壽數又長自謂得志豈不非笑君子爲善而反得禍不知是你元來禀得福盛故今享用許多不去積善報答昊天之恩却造了無限惡業君子道否有時而亨你福若

到盡時這箇富貴就是傾覆你的禍本不但一身連你子孫都受惡報甚至夷滅宗族古來似此樣子甚多後人又蹈覆轍豈不可哀也哉人之所禀禍福定於有生之初何故有生之後又有所値禍福此正天人交生相用處也禍福本是氣所爲理實爲主而氣又是活物故有氣數好底因爲惡而變得不好者氣數不好底因爲善而變得好者大而國家言之所謂周過其曆秦不及期是也此但言善惡感應之理耳若夫君子爲善惟欲順天初非以得福而後爲其不爲不善惟恐逆天初非以得禍而後不爲也天之生人氣聚成形各有箇軀殼盛載此理聚必有散其散

有遲速則爲壽殀這軀殼必有養所養有厚薄與所處地位有崇卑則爲富貴貧賤大抵天之生人譬如朝廷除官人之有此性便如官之有此職壽殀富貴貧賤便如歷任久近祿位有崇卑厚薄居官者但當盡職不負朝廷更不必問祿位與歷任何如一聽朝廷如何待我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在我之性不失乎天之所命而已彼壽殀富貴貧賤自是我軀殼上一聽於天豈可以此而動其心哉人事得失與氣化盛衰常相因天地間一箇太和元氣久之漸漸會漓人者天地之心正要你來贊化育連不好底氣運也要變將起來今却只管去壞且道開闢以來自古至今

不知被多少不好人壞了人之一生自幼至老不知作多少不好事壞了一日之內自朝至暮不知起多少不好念壞了安得不傷天地之和故君子不但不敢爲惡而實不忍爲惡以逆乎天也西銘發明此理甚切張秀卿言律有故誤不知而逆天者其罪爲誤知而逆天者其罪爲故更不可逃矣愚見如此更願尊兄有以教之又記尊兄解太極圖上一圈是混沌之象不可以無極而太極當之附錄性書之後略與鄙見相同但尚有所疑未敢以爲定論而此本已亡今不敢再瀆但願更抄精要數段寄來幸甚幸甚

答歐陽崇一

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與故人別且三歲矣瞻仰何啻飢渴忽聞南征喜若從天而降也抱病空谷旌旆往返吳門皆不及聞知失此良會曷勝悵怏崇一夙有大志慨然欲與斯文今貳成均一道德而同風俗固其職也亦其時也雖使崇一自擇何以踰此官但末流澆漓易長浮僞故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所願革薄從忠庶幾返朴還淳以廻造化此自學斆人第一義也人心放去收回如反覆手若切實用功則心常收日見不足處若只管講說則心常放侈然若有餘矣塞兌固靈根聖學樞機在此愚見如

是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姪參卒業南雍虛心求教願賜陶鎔

與呂仲木

昔兒留南多士爭欲出入門下飽德而歸今師成均海內風動天將與起斯文也頗聞以嚴見憚豈士習放弛也久卒難就規矩邪此在君子必有弛張之宜恩義兼盡今之法與古之法將無同邪否邪昔者明道未嘗廢法然不拘拘於法也日寄天官太宰篇渴欲聞教願終誨之

與潘希召

臥病衡門忽蒙故人來訪聽教數日啟沃實深邇來一別又三月矣每一南望悵焉采葛之詩立卿來樂道年兄之善且言諫垣一疏功被江右彼民世世感德也傳聞武毅之民強梗不順號稱難治然可以誠感而不可以力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刑服尊兄處之當自有餘裕矣校近讀論語內省厥躬不勝兢懼春秋之時去古未遠又親得聖人爲之依歸而孔門高弟若子夏子張之徒尚不免用心於外吾夫子蓋嘗數數提耳誨之猶不自覺故吾夫子嘗歎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言與緊痛切一至於此今去聖人二千餘年風俗

日益偷薄此心終日向外馳求讀吾夫子之言其敢不惕然深省邪更願故人不棄時賜箴砭之言庶幾常知警懼也楓山老先生想時得相見每有所聞願轉以教我

與周充之

一冬天氣晴和途中想安好令嗣念家寢食能如故否此宜徐察而寬譬之靜中精進功夫想更深密不識可推餘緒以告故人否校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爲氣質拘任若欲止據己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泛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濶大氣質不得而限之自古未聞有聖賢杜門獨坐者今年兄之學屢叩亦不鳴校在任獻所疑聽者默而不答相與付諸忘言問者雖已開端亦難自竟其說加以會合之難如在數百里外者每讀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未嘗不悵然也久不聞年兄起居奉此以待面晤天寒山中願自愛

與盧木伯

別後得雲陽所寓書知溽暑中在途廼吉此天佑之也校昔官刑曹八載吳德翼嘗語校曰頭上是青天時時對越

眼前皆赤子念念哀矜校亦恆言春生之意每行於秋殺之中陽舒之恩常溢於陰慘之外敬爲親家誦之

答林令

往歲使者來云執事以太倉回日相見跂余望之竟無消息想勞於王事而弗遑也多病中久失裁謝茲承使者至下問庶孫爲其庶祖母承重諸意未明當云生祖母凡言爲後者主適而言無適則庶長是也王純甫嘗爲其生祖母丁憂國朝之制生母與適母俱服三年應承重者既爲其祖父母三年則生祖母亦當三年也來諭有伯父二人則令尊不得爲父後執事亦不得爲祖後既非承重服祖父止於期年生祖母亦當期年勿問可知矣乃若孝思無窮非禮法所可拘然爲非禮之禮則亦不可言孝也校學術荒落姑述禮法所宜以復明問惟賢者裁之

與胡永淸

日會子積自言過臨安時常見尊丈得聞吾兄起居少慰惓惓之望又云吾兄方在顚沛患難中而萬里還書所以勸其父兄與教其妻子者毅然無一不出於正士大夫平時好講義理及臨小利害輒喪所守視吾兄當愧死無地也因相與歎慕無已然校之所望於吾兄者殆不止是自古豪傑之士代不乏人而全才完德者至少無乃質美而

末之學邪抑學焉而非其道也願吾兄因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至玩味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充養起來則聖賢可跂而及也

與范袁州

仰令名之日久矣天假良緣邂逅於錫山一會弗獲從容別後中心如缺昔季康惠公守南昌校送之謂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守矣何也近君者莫如相而近民者莫如守也其後康惠公出將入相實南昌基之胡端敏公亦嘗出將入相然舉平生得行其志處必曰廣西太平執事有二公之長才一麾守鈞雖未足轉舞袖然

無南昌之繁難太平之頑獷德澤尤爲易施也他日將相之業終必賴之萬宰新令李參校自幼挈在官邸教之有成居鄉素能有守今居官未知其設施如何幸而處鑪錘之下願勿以上下司視之而以師弟子處之凡百教誨使踐墨而行詩云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倘得少有惠澤及民皆執事成已成物之功也

與顧禹錫

榮行偵候失期弗及攀送中心缺然蒞政已久民情事體應副得何如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校昔少年入官懵於民情事體此心惻怛惟恐有寃人也不

憚屈已求教於前輩長者識與年長漸覺展拓得開雖然每至疑獄未嘗不寢食俱廢而為之反覆思惟也校愚鈍所經歷如此高明之資固不在此例然或者亦可少裨萬分也嶺南之事盜賊為重願密與程參戎謀之使胷中常有一定經畫而又隨時善為之區處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古今以此僨事者多矣程金玉君子其言決可信也

與李子庸

緬惟吾兄孝心純篤夙丧慈母哀惘終身弗弔昊天胡今奪先公之遽曾不憖遺以慰孝子之思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校臥病空谷中山川阻修既弗獲趨弔比於執紼之役又弗克以時奉慰下忱曷勝惓惓素帛一匹奉致几筵少充賻儀鑒納是荷嗟乎吾兄純孝今而後無可以報二親矣惟專勤精進自致其身於聖賢則可以顯親為聖賢之親啟聖大中所以流光百世也傳曰大孝尊親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為執事誦之昔者承諭今之講聖學者其說似若易簡與世俗之支離者不同夷考其行顧反不逮噫非吾兄之力學不能為此言也昔者舜戒禹以人心惟危孔子告顏子以克復顏亦自病仰鑽瞻忽之難而今之講學者其說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真切用功日用間雖

有室礙處不自知也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只此二說眞僞判矣淺陋之見高明以爲何如

答王直夫

承論持敬主靜恐流於禪隨事磨礪又恐無本今且從事四勿愚謂此三言者若實用功則固合一也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慾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夫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利賓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爲然耳以實惠易及民也汝莫嫌自才短亦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箇誠若眞能愛民如子民亦眞愛我如父母矣切忌不可用術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況才短者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汝但憂誠之未至不憂民之未孚也嗟乎今世吏道多汚此與盜

賊何别豈盡亡羞惡之心哉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爲淸白吏無疑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卓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頽塌故也承問紀兒遲來多病今小瘳矣只爲才高易肆也詩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旨哉言乎

答林相

故人貽我書恍如對面語甚慰甚慰今學者立脚跟不定只爲義利大界限不能直截分明汝能固窮凛凛松柏之操足以風勵諸生更須直以師道爲已任先求諸我身合於聖賢者益勉之背於聖賢者亟懲創之鞭辟近裏著已朝夕以古之學誨諸生振起俗學之卑陋使各以聖賢自期待讀聖賢之書句句就自已身上體認踐行氣質有長處則與成就其美短處則與匡救其偏信吾者交相切磋疑信且半者更相誘掖弗信者姑俟之其尤弗率教者勿遽怒之姑惟敎之不悛而後警之必自引咎自警省待之如初庶其改之徐信而陰自恣者宜照察之勿爲所欺察而知之容蓄勿露又有一種好高自大以聖賢自命而實虛志驕氣使之者此不必輕與辯論須就其日用行事處細與點檢彼若自覺過差肯實用功夫却儘可望也義利

辨別貴賤又須渾厚不露圭角乃善虛以受人謙以自牧此不是強爲須真箇欲然不敢自是不敢自足乃能日新耳

答顧禹錫

校老且衰矣乃承下問勤勤得毋借聽於聾乎聞命祇辱執事年富力強謂宜大肆力於聖賢之學所進詎可量乎昔人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豈直未尊而已邪溺志妨功其爲害道大矣承諭欲斬絕之甚善甚善但恐心於重處發熟處難忘罅漏未易塞耳又云讀經史無所得此固謙謙之辭然亦未知若何讀之博吾見聞邪反求諸心邪此通塞之機聖學俗學之辨也管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王純甫

校每見講學者往往未老而衰無收結處因內自猛省覺有多少牽絆在自治不痛切長惡容姦天安得不與之大敗露毛髮聳然吾兄剛大之資迥與校異但恐用功處亦未能大副天也吾輩今俱是五十以上人若不致力更待何時願賜砥礪共進此道

答甘欽采

兩得故人書惓惓於講學此吾兄樂善不倦之盛心也敬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服敬服林廣文在有書奉復想達左右矣嗟乎學之不講也久矣今而講學者日以衆道其復明矣夫雖然談道者一何多也而實體道者一何寡也談若太易易然道其不明矣夫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秖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無端生出許多議論來聽其言不曰且聖矣夷考其行猶是凡夫且虛擡此心不在本位日用間真病痛却都放寬校爲此懼深願諸君子以拙自處把世間一切名利底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功跬步皆踏實地但諸君子自占地步已高又有喜同惡異之心莫肯退聽大學指授知止此是千聖淵源且道止是如何若於此悟入則功夫有箇起處便有箇究竟處若由大路然校作六書精蘊於此有相發明者謹奉數字請教錄具別紙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霍渭先

承西樵寄大學原中庸原其間發明固多亦儘有合商量者此是繼千聖絕學須從實經歷處說但未有命不敢獻所疑兒子縝東還承吾兄寄所辨子靜之書今上其船者多矣而兄獨否卓哉卓哉目睹秋毫者不能自見其睫善乎兄之下問也此不自滿假之心也敬以所聞對象山振

古豪傑也然而學未近道客氣累之也吾兄之辨自察客氣何如愼勿自恕象山直指人心雖則能聳動人能救拔人而無實下手處如四勿三省之類惜也呌噪已甚上焉者厭下焉者惑中焉者爲其所驅若先讀晦翁書乍而讀此若驚若怪不爲無助若先讀明道書有得然後及此則固不暇過而問焉矣孟子雄辯猶被英氣害事兒子靜乎假令孟子親炙孔門叅於顔愚曾魯之間固將薰爲太和當欲然自覺不足矣吾輩去聖彌遠謂宜追慕盛德儀容使粗心浮氣脫然融釋不作孟子以下人物何如何如

答王長沙子正

使君爲政未久坦夷之心潔白之操愚夫愚婦或能知之薦紳先生乃鬧有不樂欲相料理者東海病夫久不管人間是非未知其事有無然在使君正好自煆煉吾輩若透却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若是眞金儘敎他做烈火儻還有些查滓却藉他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是添我多少精神雖然此猶是小小關頭若還透得生死大關更脫洒在承雅愛不覺率爾發其狂言高明以爲何如校欲致書請問於鄧守不得階願求故人爲之先容天氣漸寒陽德潛藏於黃宮惟冀若時保固大眞不具

與呂仲木

吾兄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凡在朝野莫不太息愚意獨推
諸天道術爲天下裂也久矣天將大有厚於吾兄使得專
一於聚精會神之學反本而復其初挽回世道在此世俗
酬應之作一切罷絶之何如與其俯狥人情孰與恭默以
承天意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又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敬爲吾兄誦之山中靜極深造默成自得
當益淵懿願時有以教我至懇至懇昔承賜先叔父母薶
銘校具書拜謝願有過必告有疑必請以此爲謝不識曾
達左右否

答王宗尹

别汝多年無日不思汝何也以汝爲學不無偏滯而肯樸
實用功若此自能求所未至故吾常望汝大進惜道遠無
由一見之忽承遣人存問始知從政於杭甚爲杭人喜今
之爲民父母者往往學養子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眞
萬事悉爲虚文癢痾疾痛豈復關於吾身汝素以毋自欺
爲學此言似不必告汝恐汝執著已見而不能盡民之情
則所求者未必能中耳古之聖賢超乎萬物之表祿之以
天下不足爲榮困于泥塗不足爲辱後人胷次小纔爲卑

官便道受人氣不過不由進士科便道志不得大行此其自期待何淺淺也汝萬萬不屑此然微芥帶於心亦能損吾天德也杭郡多事終日在太忙中應物而不與俱往守正而不壬故常足可驗吾學力蘇杭密邇風便願數懷我以好音

答應元忠

胡純過我言吾兄以事在杭承來教憤世疾邪已甚勢若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嗟夫道難容坐令正人困茲多口雖然茲乃天之降禍邪將天福之邪吾兄超邁之資本自天植不知所以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果能副天之玉汝於成否邪今茲紛紛毋乃天將大警動之邪吾兄何不奮厥大勇以其憤世疾邪者自發憤自憎疾於性情上實用功夫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無聲無臭此吾兄歸宿之地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願勿因人廢言

答崔子鍾

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數邪年兄與湛年兄辯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能過墨與楊而邪說則甚以其為佛學也校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既已叛聖人而從佛

親爲之奴矣而又呵佛罵祖陽王聖教欲高出一層其敢於侮聖人之言者蓋學狠和尚棒喝禪宗呵佛罵祖家法無天莫大焉此書不焚不知顛了無限後生校每思之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承教漫及此

復鄧思抑

前屢得吾兄書意向甚切頹惰之餘賴以振迅然猶未得平日端的用功今承來教愈覺鞭辟近裏所舉病痛皆就實地上說出來昏弱之資受益多矣惇夫有言此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人欲提起心自提起放倒心自放倒至哉言矣日用間常切提撕須令應事接物與靜坐讀書時功夫合一方有得力處耳靜中涵養體驗所得所疑更願逐一見教幸甚所論良心數語甚精鄙意亦謂如此江西典學舊爲有時名者作壞一番近日典學臨難不能死節師道掃地朝廷選擇而起吾兄大慨士望其責甚隆也象山故江西人今其學張皇於一方此吾道明晦通塞之機人材盛衰世運否泰皆將繫焉非得吾兄拔本塞源何以力救茲弊此又同志所責望於吾兄也伏承不棄遣使持書以出處之事下詢淺陋顧校何足以知之願以昔日求去之心而度今日可出之義則將不俟終日決矣

復鄧思抑

不才多病久當退藏天意固將大儆昏惰之資而畀以丘壑違天不祥不敢不勉日承下問略獻所疑今復粗舉一二以吾兄切實用功當先了了矣古人口未嘗說性終日於性上用功如何是性動處可見善乃天真性之本然惡乃人僞從軀殼起故不可無澄汰之功古人所以貴於精一也然必須篤信性之本善與聖人同乃能確然立志子積論性得無支離矣乎今欲於理氣處求一說融貫可通恐涉於想像講說矣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粗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校之陋也喜怒當求之性情不當求之議論今舉先儒同異之說而求一說可通是又想像墮於言語間矣躬所未逮率爾奉答慚負慚負

與桂子實

久不聞故人起居懷想無已姜源甫余子積來訪盛稱吾兄進修之功昆仲自相師友朝夕漸摩以講明禮樂爲已任聞之曷勝欣仰先王之禮久不明於天下高明乃獨深信而篤好之考求其故冀可行之於今此其志當於古人中求之校病臥家居深恨弗獲執經請益抑嘗聞之明道謂橫渠以禮教學者甚善又病其下稍頭溺於儀章度數

之末如喫木札相似此言又何謂也二程先生平日教學者未嘗不以禮然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其本末先後之間必當有辨高明其自擇焉

與聞靜中

臥病衡門久矣不聞故人動定今始知年兄改官考功深爲朝廷得人賀今國家紀綱尚存海內幸而未亂者前後考覈亦與有力焉明年春當考覈之期天下之治係於年兄天下之亂亦惟年兄天下之望咸在年兄天下之責亦惟年兄尙其勖哉惟吾兄惇厚靖默近仁之資朋輩鮮有能及者而且精密小心動無過舉黜陟大事固當加詳但未知剛斷明決處比舊何如耳君子居其職則思死其官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昔裴洎三爭事于上前不聽李藩謂曰曾以出處決之否憲宗乃從洎言所願年兄壁立萬仞以澄清天下爲已任勿爲大利害所動搖其察之也必精其詢之也必廣其行之也必果其持之也必堅所陟也必有以慰天下之望所黜也必有以快天下之心公道大明紀綱益振則海內猶可望治也聞諸縉紳咸以公輔之器期待年兄一生勳業咸在此舉尙其勖哉

與吳德翼

校讀尙書見唐虞君臣互相戒飭凜然生祗懼之心今交

友多唯唯之風願與吾兄共停古誼校嘗竊謂吾人材質易爲氣稟拘任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爲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要切處日用之間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潤大不受氣質限量孟子之所謂能盡其才也

與崔子鍾别紙

體仁舊說當時雖頗知鞭辟近裏尚涉想像日用間缺却行著習察實功立本處未能致一不免更端邇來杜門修省遠求堯舜危微之戒近體孔顏克復之傳用是惕然愧懼所恨昏惰之資不能勇猛奮前願吾年兄常賜鞭策

與梁仲用

校無似誤蒙敎愛二載於茲緬惟執事以默名菴而言語傷易傷煩十常七八豈欲寡其過而未能邪人心通竅於舌古動則聲因以宣故人之多言者舌常有動意葢此心全體俱奔在上面也仙家守氣必先塞兊固靈根吾儒欲存此心亦須捫口勿言不輕漏泄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可走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輕易其言只因不把當事才高之人事來應付得去揮霍得下其失尤多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故嘗妄論欲

求放心必自謹言始校方咸其輔而乃以艮其輔勸執事可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矣然在執事自不當因人廢言也

與呂仲木

吾兄載道而西校兩奉書不識能達左右與否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往之私意未嘗不在豐鎬間也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願吾兄超然於訓詁辭章之表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矧於不好人也要說他好三代直道而行無乃

不若是乎校於吾兄何能有所裨益然猶時獻其一得之愚者以吾兄好善肯舍己而從人也春氣漸溫願若時完養太和之氣不具

答王天宇

聞名二十餘年尚未會面惟神交而已伏承下問爲學功夫范然不能答請姑陳其自訟之意吾人學不得力只因無必爲聖人之志以故纏繞於文辭擔閣於意見不肯喫緊做功夫今欲反此必須辨得朝聞夕死之心而後庶幾有成耳

與唐應德

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隱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量但校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似未弘仁以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似有所未足吾輩不幸去聖久遠學絕道喪不稽之以聖人之言安保其無差校自度言輕不足以回應德雖然應德昔者持之甚堅亦猶今者持之甚堅但願毋使他日之悔亦猶今日之悔也聞欲過我歧余望之

答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慰我以書深感惓惓之愛與故人別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以養生記云莊敬日彊又云盛氣顛實揚休皆充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真經歷語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須著抖起精神做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大之器不具

與周士淹

汝美才也而氣局尚窄以故弗免有滯礙處欲開大規模此誠第一義亦嘗觀之造化乎惟大而後能運故曰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更願於明以動故豐思曰睿睿作聖上用功何如何如令弟有美質宜數勸以耻言過行功夫

勿輕爲大言抑其虛驕開其眞識乃可成遠器否則聰明反被聰明誤矣履德之基謙德之柄而後曰復德之本學者決當識此

與鄭壻若曾

涇野重厚端方名重天下汝今出入其門逸志當自消驕氣當自除但學莫病於好名而敎易失之過高以好名之心而聞過高之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好名過高則將喪其赤子之良心人僞勝而天眞微矣不可不自勵不可不自省得汝平安書甚慰間有論天下事未免輕發漢景曰魏其沾沾自喜難以爲相持重不可不愼也此處須有病根要與汝道破未必能拔去須自尋求知得是病便只是藥連根可拔矣

寄從子希哲

屢得汝平安書甚慰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夕憂汝思非爲別離惟欲汝做箇好人憂亦非爲汝勞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涇野門下須服行其言觀法其行乃眞爲弟子否則雖見好人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矣待文王而興巳非豪傑之士文王所不能興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太學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勝言若只汎交與說閒話爲

昌平坂學問所

無益之事則其損亦不可勝言謹默二字可銘諸心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